

校重

古文辭類纂評註

四

時昌邑王廢而孝宣
得立故云云

引起尙德緩刑意

此言卽位之始當有
所改革

評校
音注 古文辭類纂卷十四 奏議類上編四

路長君尙德緩刑書

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舉奏
曹據守廷尉史會宣帝卽位乃上此書

○○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
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
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
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
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音靈音固音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
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
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
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
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
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

入本意
與結末相呼應
先生吳刻作先王

太平之治由於倚德
變刑

遺盡酷吏上下其手
舞弄文法之伎倆

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絕同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追上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示同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納同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倫同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

龍納諫言則能尙德
緩刑矣

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
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
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
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
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藹然仁人之言

無知

齊公子弑其君諸兒自立。齊人殺之。

迎子糾小白先入立之。是爲桓公。

驪姬

晉獻公妃。欲立其子奚齊。殺太子申生。文公惠公出奔。奚齊立。里克弑之。

及其弟卓子立。又弑之。立惠公。惠公卒。趙王

意威夫人人生名如。諸呂作亂。呂產呂祿王。

子懷公立。文公入自秦。殺懷公而自立。

兵權

歸之。孝文惠帝崩。諸臣迎代王恒立之。是爲文帝。景帝時丞相申屠固固也。昭帝

名弗陵。武帝少

昌邑王七日。行淫亂。光與羣臣議。自孝昭皇后廢之。受命武帝。武帝

立昭帝。行周公事。

十失。廢封建。築長城。鑄金人。造阿房。焚書坑儒。營驪山。大辟也。死刑。卻

退下

奏當。所奏必。周內。以多方組織。咎繇。時士師。舜文致句。文飾致人罪。使嬀也。且

畫地爲獄四句

畫獄木吏尙且不入。不對。皆惡獄吏之語。鳶同鷹。狀

古人有言五句

春秋人晉伯宗語。數大

瑾瑜美玉

張子高言霍氏封事

宣帝即位封霍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光子禹爲大司馬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姪親屬多出補吏敝聞之上封事

○

引前事說得危切

其禍已伏於此

自是正當處置

曲突徙薪而不見納
霍氏之禍亦帝有
以釀成之
歸罪當時豪臣之不
言措詞甚得體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晉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
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
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
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土了切
日蝕晝冥宵光大地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
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
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
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
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
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
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

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眞西山曰。按張敞之意。在於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是時許后之事。既彰宣帝志在必誅。故雖善敞之計。而不行也。

疇等也。等其爵。

而予以田邑。大將軍也。

霍光。

周公七年。

周公輔成王。攝政七年。

眺。晦而月見。西。祆。地反。物。

霍氏三侯。

霍山爲樂平侯。霍雲爲冠陽侯。霍禹爲博陸侯。

張安世。

湯子。與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以功封衛將軍。富平侯。

兩侯以出。

時山雲以過歸第。

枝屬。

時諸婿親屬。

直守句。

時敞爲山陽太守。

魏弱翁諫伐匈奴書。

時宣帝與趙充國等欲擊匈奴。右地。相故上書諫之。

○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

門政不修何暇籌及
外患

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真西山曰相之論諫如此所以為真漢相歟

車師

漢西域國有前後二王前王治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縣西二十里後王治務塗谷今新疆孚遠縣地

萊

草也萊可食

平昌侯

王無故

樂昌侯

王武伯

平恩侯

許伯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時匈奴連先零為患先零因與罕开等羌解仇結約廷議先擊罕开充國上書陳其利害卒從充國議事詳充國傳

○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罕同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

此謂無名之師

言其利

言其害

熟悉虜情因將害處盡情言之

先征罕於理未順於計亦疎

堅晉

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并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晉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并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并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并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由同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并之

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犂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下裁察。

老謀深算。不愧籌邊名將。文亦絕無支蔓語。潘誠

安國。是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羌。召先零諸豪之桀黠者斬之。并縱兵擊其種人。於是諸降羌及歸義侯楊玉等恐怒。無所信嚮。遂却。畧小種以叛。漢失亡甚衆。安

國引犂。在羌之別種。豪帥。時罕犂曾使弟雕庫來告先零欲反。數日果反。有罪者。還。犂在金城南。豪長。雕庫人在內。議留雕庫爲質。充國遣還。歸告大兵誅有罪者。

毋取并滅。煎鞏。小種羌名。與黃。先零。羌之一種。居。敦煌。今甘肅。酒泉。漢郡。今父

子顯列。時充國子卬爲中郎將。將期門。飲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

趙翁孫上屯田奏一〇〇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

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藁。古老二

十五萬二千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絲。同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

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

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合。音。音。門。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

當時察荒之法無過於此

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陜。同。晉治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同。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取內。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同。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此一篇報銷帳預算表也。核實上奏。無一字虛飾。今之軍閥而能如此。何必裁兵。漢書

芟

芟

石

廟勝

臨羌

浩亶

繕

湟

屬國

陋

陋

中

弛刑

鮮水

田事

賦

屬國

陋

陋

陋

陋

陋

肅

三陟

鮮水

田事

賦

屬國

陋

陋

陋

陋

陋

國號

仇

倅

什

遊兵

金城

金城

金城

金城

金城

金城

兵家要訣

充虞行師要以特重
取勝

趙翁孫上屯田奏二〇〇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同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古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聲入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脉示同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瘰。切勝玉墮同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

便宜十二事適合羌
情使當時主速戰者
無從置喙

多算持重乃充國一
生將略

不勞兵力待其自斃
自是兵家制勝之訣

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并小并。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
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同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
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
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此就前篇利益而言之加詳耳。貴謀賤戰。實千古扼要之論。譚

薦草

獸所食草

般還

也。受言去者

受充國之言。使歸喻未降者。

校每校七百人

傳世句

言折衝之具。可以不用而傳世也。

塚墮

手足所生凍瘡曰塚。言因塚而生凍瘡也。

趙翁孫上屯田奏三〇〇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
分散飢凍。罕并莫須。又頗暴略其羸音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
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
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
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壘

同盤七

壘木樵

同膳才消切

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漢同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

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

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

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

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

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同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

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同。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

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摩平。敵貶重

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

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

古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

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同。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

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

兩相比較利害分明

誠令兵出姚氏云推
關盡致仍不覺其繁
冗可為論事之法

注意所在不特備光

此段言承旨遠擊雖
無功而不見責要非
利於社稷者所為

慊同錄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此善後策也。周詳懇摯。誦其文如見其人。濡誠

捕斬之賞

時天子諭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

敦煌

見陳兵利害書注

遼東

今奉天遼

北陽縣

樵

高樓

校聯

以木相貫以自固也

累重

謂妻也

即今同是

謂俱不能止小寇

湟中

甘肅臯蘭縣湟水西

烏桓

東胡支族一部保鮮卑山為鮮卑部一部倚烏桓山號烏桓部近今直隸山西邊邑

澹

給也

臨衆

辛姓後繼充國

雖其前辭四句

充國傳又

大奔小奔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我按五年謂元康五年此語謂五年時伐先零并擊大久留天誅

擊先

零也

久留天誅

言不殄滅餘羌也

擊先

零也

擊先

零也

蕭長倩駁入粟贖罪議

時西羌反京兆尹段熲議入粟贖罪以給軍餉

○

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

後世猶例之附本此

所得小而所失大害之所惡風俗以壞

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方望溪曰語本荀子○姚氏曰詞意皆本荀子

公綽

孟氏魯大夫論語公綽之不欲

周召

周公旦召公奭周成王時相

戶賦口斂

率戶而賦計口而斂

賈君房罷珠崖對

武帝元年征南越立儋耳珠崖兩郡屢反屢平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帝欲大舉平之捐之以爲不當襲帝使詰問捐之乃

以此對按珠崖今廣東瓊耳今儋縣西○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同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

魯曾帝玉之不矜道

此就殷周言之

秦於遼東之禍

孝文與民休息

當此之時方望溪云
此段駢枝

措詞得體

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尖音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去聲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摩平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同揅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閱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墨音頓突音

學武讀武之書

父戰死於前吳至父
云驚心動魄迸出聲
是弔古戰場文所本

就當下情勢言之

其地與中國異本不
足食且用兵亦有害
無利

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
以玄菟^{冠音}樂浪^{洛音}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
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覺音}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
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障^{切之亮}。孤兒號於道。老母
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
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
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
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惻^{緣於}
惻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
元也。詩云。蠢^{尺尹}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
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洛音}越之人。父子同川
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專同}獨居一海之中。霧露
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瑇瑁^{代音}。